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程華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堯舜禹湯文武傳授

虞書允執厥中帝王傳心之要典也

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歷數帝王相繼

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禄亦永絶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即虞書所載危微精一之訓是也已見前篇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葢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葢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絶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舉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

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南軒曰此篇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大法也○黄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可謂得其要矣至其下乃泛及于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者葢帝王之道初無精粗惟其合於

天理當於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者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也是豈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哉然後知聖賢相傳之道無非實理非若老釋氏空無之謂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曰文謙辭也兹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南軒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葢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甞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

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葢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

朱子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又曰此言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賢者則能記其道之

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

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怳惚而無所據也○南軒曰文武之道謂周家之制度典章在當時猶有存者未至盡泯也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至如鄉黨之間其冠昏喪祭日用飲食亦習乎其教而不自知也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唯善之主而初無常

師也此其所以能集文武之道而極其大全歟

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

呂氏曰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

孟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于堯舜語

事功也葢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或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者便是仁何也朱子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文義今未暇詳說但至孔門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到親切處爾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亦其一端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朱子曰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曰先聖後聖莫非一揆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葢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相去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謂行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

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葢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何耶葢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注措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乎哉故舜之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者也文王之憂勤是舜無為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毫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

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也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深究所以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說已見前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子曰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

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南軒曰於是四者而窺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其天地之心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此承上章列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朱子曰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至此又承上三章歴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詳見後篇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生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彛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

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南軒曰道不爲古今而有加損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茍得其所同然則雖越宇宙與親見之何以異哉○愚按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與斯道之傳今考之臯陶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則二人之學至精至粹其得與羣聖之列也宜哉萊朱若誠仲虺則固伊尹之亞也太公望於書無所見惟大戴禮踐阼篇武王問道

於太公望公奉丹書以入所陳者敬義仁之道其所以為文武之師者亦豈苟哉後世特以為兵家之祖益未然也散宜生之名一見於書而傳道之事則無所攷至于獨言文王而不及武王周公則以父子同道舉文王則餘在其中故爾或者遂謂孟子有不取武王之意豈其然耶

韓子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退之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以上總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傳授然其所傳之道若堯舜

禹之中湯文之敬武王之極周公之禮樂孔子之六經與凡心學性學之類各已散見諸篇合而觀之然後見聖賢傳授之全體又非此篇所能悉該也

孔子顔曾傳授

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說已見言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說已見言仁篇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要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悦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

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可欲之謂善充而至于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顔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唯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

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葢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夫子教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却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之以禮又要逼向身已上來無一毫之不盡○瞻仰鑽忽見得猶

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葢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或問云云曰此是顔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仰之
煞高一層之上又有一層鑽之又堅透一重又有一
重瞻之却似前又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然夫子教
人又却循循善誘旣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只如此
教我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
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顔子未

達一間時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顔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絶着力不得也○顔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顔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顔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于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了及夫既竭吾才如

此精專方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
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個生熟顔子生些
少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問
云云曰未到這裏須着力到這處自是用力不得如
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
熟了自然恁地去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
熟之而已○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個中庸
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個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

自家才著意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才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那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才着意又過了所以難横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葢顔子之歎也雖説得抝然亦自説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説亦是此意否曰然○南軒曰誦味此章則顔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

皆可得而研求矣○黄氏曰此章髙堅前後之嘆所立卓爾之言顔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于為言者反借老佛之説以議聖人其不敢者則委之於虚無不可測識之域故此章最為難曉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常行之間者最為切實令竊以其意而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髙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接應酧之

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設施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他人于此或未能無纖毫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極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顔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設施之類皆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前耳初非有

深遠不可窮詰之事也○以上三章乃孔顔傳心要指今本胡氏之說以問仁為首不違仁次之此章又次之餘章則係於後云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顔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

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静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或問先儒之説曰曾氏胡氏張敬夫之説亦善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静故足以發胡氏曰顔子之質鄰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

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
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
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
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
功必内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嗚呼
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
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間所
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

事斯語之驗也○問顔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没着落只得説燕私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黙有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之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顔子受用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顔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

足以發明夫子之言也○問李先生謂顔子聖人體
段已具莫只是言個模樣否曰然顔子去聖人不爭
多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
乃能通曉爾○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融如消融相似
融如雪之在湯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胷中如何
發得出來如人飲若不消化如何能滋益體膚如孔
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個一貫曾子聞
之便能融化發得忠恕之説出來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子曰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顔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

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巳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或問云云曰胡氏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

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朱子曰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改其樂故夫子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葢自有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説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或問顔樂之説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顔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静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顔子樂處先生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閒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工○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問伊川

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顔樂處如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孔顔雖同此樂然顔子未免有意○問云云曰不要去孔顔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程子曰使顔子以道為樂則非顔子周子顔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

先生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這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玩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是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云云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若某人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本意○又問伊川云云曰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却

走作了問如鄒侍郎引此謂今日始見伊川面已入禪去曰然○曾點之樂是見得如此顔子之樂是工夫到那裡○南軒曰此不可以想像求也惟用力於克已則庶幾其得之耳○黄氏曰集註或問二説不同何也曰博文約禮顔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顔子所以求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喜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

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樂者矣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顔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顔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内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

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得更言命○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定不肯已所謂無可柰何而安

之若命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知者矣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于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南軒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葢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固自若也因時用舍而有行藏耳惟顏子幾於此故足以與此○南軒初本云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曰聖人固無意

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拯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説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范氏曰顔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朱子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顔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

回豈其以助我望之葢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賛顔子云爾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朱子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顔子

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為匱

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益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爲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知尤見舊說之不易也

易大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說見廣大學篇

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說已見前　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

語顔淵問爲邦

朱子曰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

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葢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顔子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葢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葢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葢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葢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相飭戒意葢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

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葢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或問商周之政正朔何以不如夏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黄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歳之端葢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有天

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統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

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未備者矣○問程子云云曰兆猶言準則也謂以此四者為準則餘可推也○屏山劉氏曰顔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已復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樂韶舞也原易之用内焉惟窮理盡

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顔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此章葢聖人許顔子以王佐之事業○又家語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為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二日馬佚公召回曰吾子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容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

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按顔子在陋巷而於帝王經世之事無所不講此學者所當法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朱子曰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子曰顏子既沒之後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或問云云曰惟胡氏為盡善胡氏曰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南軒曰此顔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詞葢其日進無疆于聖為幾矣然未至于聖則猶有所進焉至于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于中而成乎天也此顔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說見學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子曰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程子曰此顏子之所以為大賢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

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
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顔
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
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
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
謝説意葢如曰孟子之自反不如顔氏之不校信乎曰
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顔子則心理渾然不
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

而喻矣然自學者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于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之者狹也愧之之者薄也是豈顔子之心哉○曰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顔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

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言也○此章乃朋友稱許之辭

孟子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

此公孫丑之問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

全章見時中篇又舜何人也見性善篇

揚子昔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矣

子雲論顏子凡數條今獨取此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

至愛之間當有貴可二字

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此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語言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悞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全之名也○學顔子之所學已見學篇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

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朱子曰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如天地生物即在物上盡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

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顔子言之而後發也

顔子所以發聖人之藴恐不可以一事言葢聖人全

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顔子身上發見也

程子曰學者欲得其正必學顔子有凖的顔孟於孔子

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顔子尤温淳淵懿近聖人氣象

又曰顔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又曰人須學

顔子有顔子之徳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者禹稷之

事功也又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顔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聖人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或曰顏子為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朱子亦曰顏子非懦善底人開口便問為邦孔子便語以四代禮樂愚謂顏子克己復禮即雷天大壯氣

象非知仁勇之備其孰能之

問顔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全文已見論學篇其末云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又曰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顔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張子曰樂正子顔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為

信人善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
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曰顔子未至於聖人猶是心麄
朱子曰顔子渾渾無迹
有舉先生舊語問曰顔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
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説不得據自看得覺顔子渾渾
無痕迹○以上皆後賢論述之辭○此章專叙顔子
傳授愚按堯舜以及周孔其可見者相傳之大槪爾

至孔子之授顔子則本末盡見聖人之藴無復遺餘葢希顔所以希孔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已復禮為仁孔顔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葢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已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與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葢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

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

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愚按此亦孔門傳授心法與告顔子克己復禮一也故以為首章說見前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巳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

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其可不盡心乎○問未為人謀未交朋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朱子引程子雞鳴為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只是所守者約耳○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曾子守約是於樸實頭省力處用功○南軒曰曾子以此三者自省可謂為己篤實之功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說見言仁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說見君臣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朱子曰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氷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没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為全歸則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或

問以易簀為死生無變於已者奈何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或人之說禮為重乎是未可知也○集義程子曰顏子沒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說見敬篇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攷其事之先後切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絶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

佛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按程子曰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胡氏益本諸此○愚謂曾子之啓手足也益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

象極好彼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
卑終不類道○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
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又曰
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
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
孟子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
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葢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先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以上皆紀曾子言行○末章形容聖人之語非知德之至者其能

及是

語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朱子曰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楊氏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

子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南軒曰曾子之魯其為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此章乃聖人目曾子之辭然必在曰唯之前無疑也

孝經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此章見曾子之學由孝而入孔子以此授之亦傳道

之一端也禮記所舉曾子論孝數條與孟子稱曾子之孝皆已見五典篇不重出然學曾子者必自孝始可也○又大學正經朱子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其序所以為大學之書葢孔子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云

程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

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
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
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
朱子曾子序曰昔孔子沒門人惟曾氏為得其傳其
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
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雜見論語孟氏
書及他傳語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
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

氣象視論孟檀弓篇所載相去遠甚予友劉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熹嘗攷之竊以謂云云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䟽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葢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誠能志其大而必謹

其小歴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按其書有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加之意而已即仲舒所引也其他多名言學者自當詳味又按禮記曾子問一篇雖所問皆禮文之變然古之學者未有不以博文為先而三千三百皆道體之所形文多不載於此要當顓考云

孔門唯一顔子天資至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

相似

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又曰曾子語言盛水不漏

問顔曾以下皆致曲否曰顔子體段已當曾子則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問則渾合矣

因論中庸致曲及此○以上後賢論述之辭○此章專叙曾子傳授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孔門諸子之學

語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顔淵已見今以閔冉事列於後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章已具前篇今欲見諸子之淺深故復出焉解義

則不錄餘倣此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史記曰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朱子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葢改作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曰貨財之府無故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按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此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子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

尤痛惜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朱子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朱子曰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或問云云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與其子言而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蓋以論語攷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淵死後之言此其例也

言語宰我子貢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云云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孟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史記曰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宰我

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氏古史曰太史公云云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畔弑逆君父也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常之亂本與闞止爭闞止亦子我也田常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常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必不然矣又李斯曰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殺簡

公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常之仇為齊攻田常者非與常作亂矣要知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皆不足信也

語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朱子曰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也子貢聞孔子以〻君子許子賤故以〻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〻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南軒曰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〻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〻長善而捄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〻其美質可以〻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未免於可器且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按前篇子曰君子不器

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黄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具是性以生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一不具於此性之中顧爲氣質所拘物欲所蔽故偏而不通耳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使天下之理無不明無不實則心之全體無所不具而措之於用宜其無不周也又豈可以器言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朱子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長短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

者踈矣故褎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南軒曰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詞然所以勉其不及者亦甚至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蓋至此非復前日之子貢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朱子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宫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黄氏曰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禽亦以仲尼豈賢於子貢自今觀之則二人之識見固繆矣然其敢於為此論者亦豈無説且其所

謂子貢之賢者何也物之廣博者其藏畜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固為是高厚卑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惟宮牆為然哉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子貢三稱夫子一稱宮牆一稱日月一以天喻之其論愈精此子貢之所以為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高自絶謂以毀謗自絶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喻如宫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

之議日月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絶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南軒曰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升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為切至也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心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也子貢知足知此其所造抑深矣○黄氏曰子禽之問見於論語者凡三於夫子聞政則疑其有所求於伯魚則疑夫子之私其子於此章則又疑子貢之賢於仲尼其為人粗率而淺陋可知一言之善則可以為知一言之不善則遂為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之間此言之不可不謹也由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已由有諸已而充實皆可以階而升至

於知天命有光輝已非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其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豈得而階升也哉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榮謂賴之以生故以爲榮幸哀謂失其所依故爲之哀戚子貢之稱夫子者如此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

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而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也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道豈不曉然而易見也哉此子貢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孟子孔子沒三年之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自性與天道而下數章見子貢學力之進如此朱子曰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見二公執玉之高卑而知其將死亡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乎既而皆如其言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與論語億則屢中合故附此又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又載其說齊田常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蘇氏曰此戰國說客設

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説辭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政事冉有季路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

朱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

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

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南軒曰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愚按此章乃

求也受病之源惟不能自強以進學故義利取舍之分不明而苟以從人無正救之益而有順從之失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曰旅祭名泰山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

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云云○朱子曰周公以王室

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或問冉求

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仕皆爲公族之世臣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為非與然使之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故孔

子云云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焉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南軒曰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為季氏宰考左氏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家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

志於學者亦鑒諸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朱子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然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葢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

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季氏將伐顓臾
朱子曰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能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郛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

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
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
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當
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内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而附益之夫子所

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或問首章之說曰蘇氏所推
兩條考之尤密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
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
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
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

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葢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名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但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

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

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益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矣○釋曰三家之罪在於四分公室而私有之此其奸名犯分之大惡也若以此而加之罪則其不可仕明矣馴習既久以為當然故孔門弟子亦有仕於其家者仕於其家則不復知有魯矣冉有之言曰固而近於費今不取

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其於夫子社稷之臣之語蓋懵然莫覺也夫子不均不安之語又專指魯以發之其旨切矣以求由之賢蔽於習俗安於豢養尚不復知義理之正況下此者乎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南軒曰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饜是徒以顓臾為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葢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為宰者當

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則爲其臣而已矣○愚按孔子與門弟子言未有若此之反復詳悉者亦以其不可故邪○按左傳齊師伐魯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從乎逆齊師於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杜氏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也

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朱子曰子路好勇葢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以為知所不知者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弊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南軒曰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葢於其所已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則其不知者亦將終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强以不知為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黄氏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為知也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是愚憒無識之人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為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為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虚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為是知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曰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于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為言者葢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禀偏於剛雖其學之所至氣質不為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葢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

以至於升堂其為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極夫閫奥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宫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朱子曰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記此以見子路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

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朱子曰夫子時以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雖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夫子既差而知其事故言無臣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或問云云曰胡

氏云此必夫子失司寇之時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已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閒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將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懵也○南軒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理不應有而强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

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此君子之所以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又六言六蔽章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按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志力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由也喭

朱子曰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史記子路死孔悝之難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

耳
孟子曰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曽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曽比予於是
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

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故不道管仲之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而令名無窮焉

文學子游子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朱子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茍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鄭氏曰言其不稱師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言居親喪無異稱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按史記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樂記有文侯問樂事○朱子曰曾子之下篤實莫如子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師也辟

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禮記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鄭氏曰申詳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澌盡爲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

按史記子張之次曰曾參曰澹臺滅明曾子已別見澹臺併見子游事中史記曰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

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謹取舍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朱子曰子賤姓宓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

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或問云云曰胡氏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曰子賤有才智德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嘆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按史記子賤為單父反命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

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

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朱子曰憲原思也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

不能獨善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

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

夫子因其問幷言之以廣其志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朱子曰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南軒曰公冶長雖在縲絏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子曰南宫縚也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按史記南宮之次曰曾蒧曰顔路曰商瞿曰高柴顔路惟請車一事見於論語商瞿傳云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然瞿傳易不見論語姑附此

子曰吾與點也

全文見氣象篇

孟子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

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
焉者也
柴也愚
朱子曰柴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
三年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子路
使子羔為費宰章見學篇檀弓記其二事一曰季子
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

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非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氏曰恃寵虐民非也其一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由前則未可謂知為政之理由後則有言之化焉豈其學力之所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朱子曰開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髪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

夫子悅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悅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所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唯見之不明也故若存

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乎其大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何如哉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理已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乎曰論其資禀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處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

則黜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南軒曰夫子使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葢胸中一毫有未盡不敢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為何如哉則其所至葢未可量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與○按史記開之次曰公伯寮其人無足記者今闕之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史記曰牛多言而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禮記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

鄭氏曰喪謂仕失位也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

言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

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一節已見曾子事中史記謂孔子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夫子弟子相與師之如夫子時他日弟子問月宿畢而不雨商瞿四十而有子有若嘿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也蘇氏曰茍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

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没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及問而不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與且月宿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擇而況太史公乎

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又言志章見後篇○適齊乘肥馬衣輕裘見史記○

按史記赤之次曰巫馬期見昭公知禮章又家語宓

子賤為單父宰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

而出戴星而入單父亦治期之次曰梁鱣曰顏幸曰

冉儒曰曹䘏曰伯及曰公孫龍皆不見於論語故略

之○以上敘孔門諸子之學自閔冉而下雖以四科

為次第然十哲之云先儒已非之子張而下雖以史

記為序然諸子學力之淺深人品之高下初不以是

為準也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九